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长短集

——
张春生文论选

张春生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长短集

——
张春生文论选

张春生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短集：张春生文论选 / 张春生著.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5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ISBN 978-7-5528-0313-6

I. ①长…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0880号

长短集：张春生文论选

张春生/著

出版人/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数 361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13-6

定 价：42.00 元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刘志永

副主编：阎金明（常务） 南炳文 王宝贵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竞 王宝贵 王振德 刘志永

阮克敏 张春生 张铁良 陈 雍

罗澍伟 南炳文 钱 钢 崔 锦

阎金明 韩嘉祥 甄光俊

回眸那深深浅浅的足迹（代序）

弹指一挥间，我竟悄然历经 65 个寒暑了。

回眸走过的人生足迹，难以磨灭的却是那如在雪天走路似的生活和在狭小空间里翻书、读书的情景。出身在普通人家，只有姑姑经历过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爸爸、妈妈或是做职员，或是当工人，但是他们都爱看书，是那种晚上捧书看个把钟头才安睡的人。于是潜移默化，我们兄妹都比较喜欢读书。

半个世纪前，家里的孩子上学，就是到了年龄背着书包去学校。书包不鼓，也没人接送。我的孩童时代，突出的是以做红领巾少年为重心的教育，认真学习与参与活动成为努力目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后又读硕士研究生，学习认真和参加活动热情，一直是我所倾心投入的，也是我的长处和性格特征。

当然这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我最初上的小学是女子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历史悠久，再加上新中国初期时的朝气，使这所小学校生机盎然。记得听老师讲故事是我最喜爱的选择，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阅读与欣赏”。当时是老师启发孩子读童话，我们复述童话为主，可它锻炼了一二年级的小学生的灵动思维和表述能力。也许我的喜欢文学是在这片土壤上萌芽的。

但决心要学中文，是在一次体检之后，查出我有“辨色力差”的眼病，才打定主意的。一上高中，教导主任就说文理分科要早作打算。我是随大流惯了，很多同学表示学理工，我也就格外注意物理、化学，成绩还不错。这期间，我的作文也经常“遭

到”表扬——并非多么认真，而是从小养成的能顺畅说出情节、能描绘几下人物外形的能力，使我的作文常得高分。记得体检结果出来的那天，语文老师找到我，一个劲儿说“色弱”不利于学理工专业。他真切地替我着想，我也就在心中偏向了中文、历史，并在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到了文科班。

喜欢上“评论”，却是因为小说《红岩》和《青春之歌》等后来被称作“红色经典”的作品在青少年学生中的广泛流行。20世纪60年代初，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红色作品与学校理想教育紧密结合的大背景下，阅读小说是要讲出点“心得体会”的。于是，课下到图书室翻阅评论文章，躲在角落一遍遍地读。一开始，似懂非懂，连看几遍，有所开窍。许云峰的坚强崇高，浦志高的怯懦无耻，林道静的追求真理，余永泽的落后倒退，被人家说得头头是道。尤其是一些争论文章，更是令我思路大开。

当时母亲手头有一部石印带脂批的《石头记》，我偷偷翻了翻，竟能读出点意思。然后，就开始了从图书室借阅“四大名著”，回到小平房的家里埋头阅读的日子。那时，日子清贫，常吃的是虾皮白菜杂汤，窝头就暴腌萝卜；但在念书上，父母鼓励，自己也争气。参加学校组织的读书会，交流阅读心得成为满足心灵的乐趣。这便是我的中学生活。没有做题的压力，没有应试的负担；为了成长读书，为了知识求学。同时，团委、大队组织各种活动引导学生的兴趣，并让兴趣在人生成长中起作用。到了高三年级，越发觉得中文系适合我的兴趣。家境不宽裕，就考了“师范”。吃饭不花钱，还有大量的书去读。

“读书在大学”，是我对大学的一个总认识。刚入学，就有两个“书目”供选择。一是一百本“必读书”，一是四百本“选读书”。要不是“文革”中断了课程，“四百本”我是肯定要读够的。虽说只读了二百来本，却都是名篇名著，这给后面从事的文

学评论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学习各门课程之余，到图书馆，伏在狭窄长条桌前翻阅各种杂志，边看边琢磨人家是怎么写的，然后就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体会，并尽量结合当时的文艺理论去分析议论。薄薄厚厚的本子，竟积累了十几本。同时，除了读小说，还看考古、哲学、科普的书和杂志，养成了“杂学”的习惯。那时提倡“又红又专”，怕别人说心思没在专业课上，就躲在不起眼的旮旯，侧身去读非文学的读物。

至今这“杂”，算我的一个优势，对文学欣赏和文艺批评很有益处。而“杂”的后面，是思维的辩证和把握知识的丰厚，没有因为专而窄，造成“短板效应”。何况这种多读还是继续学习的一个基础。“文革”期间虽失去正常接触知识的氛围，但我从部队到边远山区教书，在当时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也能把课程讲得丰满生动。一旦到了恢复研究生考试，还能依靠以前的多读，调动头脑中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对《鲁迅全集》的熟悉，顺利考入当时的开封师院，现在的河南大学中文系，攻读“鲁迅与三十年代文学”专业。

于是，重新获得了一个集中时间学习的机会。导师是著名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任访秋先生，和他一起担任指导的还有刘增杰和赵明两位先生。河南大学的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管理上也向爱读书的师生倾斜。我当时在地下书库阅览室能获得“专座”，一次借阅相关书报 20 余种，并特许 10 天一换。我在上课之外，拿着暖瓶和杯子，准时、整天待在“专座”内，读书、记笔记。

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是我搞科研、作评论最为坚实的文学准备。然而，真正进入学术状态，源自河南大学的学风和任先生独特的教书育人的方式。

河南大学原来也和清华大学一样，是留学欧美的预科学校，

后来成为中原地区最完备的综合大学。校舍为梁思成设计，冯友兰等人任教，培养名人众多。常年的积淀，形成了极为醇厚的学风。文科尤擅长考据和探史，强调每写一字都要扎实，行文要简洁。同时不怎么主张上来就著书，认为以文立论，更能一步一个脚印构筑专业与学术方向。

这深深影响了我，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著书少、文章多，被视为“另类”。

说到任访秋先生，他是20世纪30年代从北师大到北大研究院深造的博士，毕业后长期在河南大学任教，中西文学都有建树。最擅长的是中国近代文学，是我国这一学科的奠基人。我考到他身边，是他的名气，还有他的为人，深深吸引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刚入学时，他和我们交谈考研目的。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凡事都唱“高调”，我老实地谈了自己的想法：考研是为了知识，也是为了让妻子、女儿，从山区户口变为城市户口，生活过得好一点。任先生当时没说什么，可多次谈到我说的是实话。只要外出开会，都向系里建议我陪他去，从而得以见到钱谷融、吴奔星诸位老师，一起看海，一起聊天。另一个例子，当时的研究生是以读书为主，任先生开书目，列出几个问题，学生边看书边写作业。然后，他针对我们读书后提出的问题来讲课，并和学生逐一讨论。每到此时，访秋先生总是不厌其烦，甚至单兵教练，我就曾一个人和他交谈读《胡适日记》的心得，他讲出自己对胡适的评价，并指导读哪篇、哪类文章和书籍。这种认真和深入，不但在于教学方法，而且是一种人格的熏陶与带动。基础课有其他老师给研究生讲，也和任先生的“教风”一致，带有指导性。同时，我们研究生还要给本科生上几节专业课，以锻炼教学能力、组织能力。

那时我学满了现代文学课程，任先生又指导我跟着刘增杰先

生读当代文学的内容。在校期间，我写过两类文章：重评《保卫延安》等受过“文革”不公正待遇的作品和解析小说艺术应具备超时空的感染力，如《“运动文学”小议》《文学需要正义裁判的力量》。我的硕士论文是《当代爱情短篇小说30年》，先后分章节发表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和四川的《当代文坛》上。

我最后的学业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批评”，并以优良的成绩毕业。本来河南大学已把我留校，后来任先生鉴于我家里的情况，建议河南大学以“商调”的方式，让我回到故乡，我从而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

二十几年前的天津社科院，条件比现在简陋，但朝气蓬勃。经历过“文化革命”的跌宕起伏，加上苦读四年所增长的迫切工作的心情，对科研的渴望可想而知。我每天安排满满：陆续写了几篇天津作家论和分析郑义小说的文章，并开始协助张学新同志走访在北京的文艺老战士。于是，就有了《解放区舞台演出剧目目录（草稿）》和一系列探求解放区文学的主题特点、人物特色的评论。其中，从文学象征角度出发，论述孙犁的“乡土审美”的文章，颇有新意，并对孙犁在小说中多用“水”和“温柔女性”形象的意蕴，提出了新的解读。但是，在概括这一内容时，使用的是“农民美学意识”，不如后来修改为“乡土审美”更符合“荷花淀派”的神韵。这也反映出我当时文笔的形态：犀利突出，缜密尚缺。

而这一情况，到了我任文学所刊物《文学探索》副主编时，给人看稿，自己写稿，反复推敲文字形成了习惯。代表这一时期的论文，是发表在《新时期文学论丛》上，论述吴若增创作道路特色的一篇长文。不久，该文获得天津鲁迅文学奖的评论奖。

在津门的文学评论中，我是以观点鲜明、叙述清晰、文章颇多，获得认可的。仅举一例：《文学自由谈》创刊，我和吴若增

运用通讯的方式，他讲当代创作应质疑的现象，我谈文学批评可商榷的观点，尤其指出传统批评的非文学化，背离审美规律，漠视人与人性的种种弊端。这引起了批评界的注意，后来我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批评的文章，产生影响。当时，我常被邀请到各地开会，讨论文坛上的新思潮。虽然有时要发言稿很急，可我能做到既快又有深度，讲出新看法。

对电影、电视的格外关注，是我在天津社科院工作的一个偶然后的必然。20 世纪的 80 年代初，天津的影评还是很活跃的，我也写了几篇短评，这引起了电视台的罗狄先生的注意，他让我去台里聊聊，在和他愉快的见面后，正往外走，却碰见了导演张静斌。我和他曾同在一所高中，他是高两届的师兄。这次见面之后，又认识了姜申、高春丽、倪祖铭等编导，于是参加的活动也多了，我也就此看了许多相关的书。可能是文艺理论学的比较扎实吧，影视批评在我这儿竟有了较深入的理论表述，加上分析能到位，有一定的系列和系统性，语言也有特色，还应邀到青年影评协会等处去做讲座。后来我结集出了一本书《俗眼看影视》，当然这只是我写影评的一小部分。但我坚持了以审美去欣赏影视，探求画面背后的深度和尊重编、导、演的个性。在解读时，所用语言要符合报刊文章简洁的要求，以适应大众欣赏，这也是我被广泛认可为“影视评论家”的一个原因吧。

其实对科研来说，影视评论增加了我对画面的感觉，小说批评更有了不同于他人的描述。同时，也由此参加了《通俗文艺学》国家课题的研究与编写。而后，我在通俗文艺理论和文化事业方面的探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写了不少相关的文章。这一阶段，我还参加了有关拍摄的各种活动，曾给要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做过较大修改；与天津电影制片厂也联系密切，做过文学编辑。

我最钟情的是文学现象研究。早在1985年前后，评论家盛英就组织了几位同仁，开始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研究”。因为文字的交往，她就让我这个男士加入了女性文学研究。期间开了许多次会，我负责给很多著名女作家发信，请求她们介绍创作简历和写出自己的作品目录。这一工作干了10年，中间还有曲折。成果是一部厚厚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并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夕亮相。我写了谌容、张洁、戴厚英等章节，是这本书主要讨论者和撰稿人之一。

这一时期，我还和刘心武等作家、学者编过“中国文化探秘丛书”，两套10本，并在台湾出版。我和同事林纯业还写了其中一本《中国的寡妇》，也是对女性学的一种研究。后来还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张雪杉策划过“传统”系列，其中我主编了“传统偶像”“传统风俗”等书。

从1994年开始，我担任了天津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所长。其间，干了两件大一点的事。一件是，发起并主持了“第一届全国地方文学所所长会议”。各地共有二十几家文学所所长与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地方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会议结束时，一致认为这种会议要成为一种长效机制，各文学研究所轮流召开，每次拟定一个主题。后来在南方开了此类会议，我没有再参加并已经卸去了所长之职。另一件事是，协助组织在天津召开“妇女文学国际研讨会”和参与组织北京世妇会的“妇女与文学”论坛。这是天津社科院主持文学方面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影响很大。天津方面的女作家、女评论家几乎悉数到会，外地作家和评论家也来了几十位。会后出版了一本女性文学研究文集，其“后记”由我撰写，在把会议情况做了深入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女性文学研究领域需要着手的几个举措，并建议天津办一处“女性文学研究中心”，设在天津社科院。此事，在领导的支持

下，行了文，刻了章。不料，却因新院长的到来，另有布局，“中心”不再设立，公章也收了去。

自1993年起，我连续担任一届天津市政协委员和两届天津市政协常委，共15年，还在农工天津市委任常委10年。在这些社会职务中，我都努力在文化和文史领域提出带有创建性的观点与建议。于是，一边搞科研，一边参加社会活动。并坚持通过大文化视野，让这两方面进一步结合，再写文章时眼界开阔，对地方文化的认知有了意料之外的效果。

这一时期，是我论文写作最多的时期。而且，重拾上研究生时对鲁迅和30年代文学的研究，写了《论〈伤逝〉中的涓生形象》《21世纪的鲁迅》和《略论骆驼祥子的悲剧》等论文。关于祥子的这篇还获得天津市第九届社科成果三等奖。而对当代文坛现象的论述几乎一两周一篇，例如：以短论却有审美力度的方式论“金（庸）”评“王（朔）”，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等等。尤其对影视带有深度的评论常见于《今晚报》《天津日报》及《文艺报》等报刊，后来与今晚报杜仲华主任以“对话”形式，谈“春晚”，谈“‘红色经典’的改编”……涉及文学创作的，则主要是写小说新作品的评介和对天津青年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综合研究，并作为评委参加天津青创奖的两次评选工作。那几年文章很多，反响不错，也获得年轻人的认可。

同时，我还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参与天津建卫600年所引发的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呼吁和议论。我也以一系列相关文章和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赞同。

我从年轻到现在，有四个八年。

大学毕业并从部队再去一座县城中学教书，是八年人生的“磨砺期”；从上硕士研究生到在社科院的头五年，是学术的“探求期”并进行了影视评论；后两个八年是“收获期”和“定力

期”。其中有人生的坎坷和身体不适，于是更能深入看看周围，深刻看看自己，并生出平常心面对世态炎凉。

回眸这半个世纪走过的深深浅浅的足迹，虽起起伏伏，因我始终坚持了做人写文要真挚诚恳，于是有朋友，有事可做。年轻时有所为，老时亦有所为，没有虚度几十年。没有辜负“研究员”和“政协老委员”的称谓，没有在当几个“高评委”之时失职；同时在退休之后，还勤奋真诚地写文章，参加天津文史研究馆组织的活动。总之，一直在向前走，集跬步六十余年，无怨无悔。

本文写于2010年春，我65岁初度之时。那几天夜不能寐，对着台灯回忆自己逝去的岁月，信手写下了这些自叙的文字。是年十月，我受聘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以此文总结过去，开启新程，编入本书，聊以代序。

挚言片语

别拿鲁迅说事	003
编纂更需要审美的稳定	007
文坛，应告别“忽悠”	011
小草赵本山和病态小沈阳	015
假如我来策划春晚	017
“文化大餐”的远去	019
论“金”说“王”	022
当艺术患了“皮炎”	025
灰色文化与浮躁心态	028
批评的尴尬	030

津沽絮谭

从文化群落说到天津文化特征——天津文化内涵略论	035
天津文化脉络简述	
——源自陈雍概括天津脚步的“万、千、百”	050
妈祖的内涵与当代性发展	058
铁桥的源起与津城的色彩	072
以城市建设的标志化，提高我市文化形象	079
文化产业的深化：项目的选择与天津元素	085

笔端涸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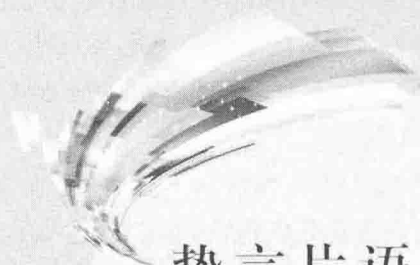
- 与时俱进的津门小说——兼及天津当代文学创作态势 099
- 一位评论者眼中的天津文学和青年创作 112
- 略论梁斌对小说《红旗谱》的修改 126
- 论孙犁与青年作家的通信 145
- 工夫深处独心知——王昌定论（节选） 159
- 航鹰：走入斑斓人生 167
- 吴若增创作论 173
- “笔冷心热”的教授作家——汤吉夫论 199
- 旧世闲人的悲与喜——林希“津味小说”初探 219

桌边留痕

- 文学，要有正义的裁判力量 233
- 关于小说新观念和批评摆脱窠臼的通讯 237
- 评对鲁迅的“失语”——兼及 21 世纪的鲁迅 248
- 审美的力度与方向 259
- “田园审美意识”与孙犁的小说视角 262
- 相声艺术：求本还是畸变
- 兼论“文哏”和艺术的电视化 272
- 贞节牌坊下的哀歌——谈谈被塑造的女性和贞洁观 282
- 话剧与校园
- 兼及话剧本质，并以此纪念中国话剧百年 288

含英咀华

论《伤逝》中的涓生形象	299
略论骆驼祥子的悲剧	312
新中国成立以来爱情短篇小说鸟瞰	325
谈戴厚英的早期创作	342
张洁小说、散文创作简论	350
纪实！小说？	365
传统语境的变异	
——电视媒体下的文学表现和历史讲述	370
试谈通俗小说的特征	381
性与文学艺术	387
编年目录	426
后记	474



挚言片语